

# 希望的朝聖者： 以禧年朝聖為中心的觀察與反思

## Pilgrims of Hope: Observa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Jubilee Pilgrimage

黃俊豪◆

Edward HUANG

【摘要】本文圍繞 2025 年天主教禧年朝聖活動，結合歷史脈絡、神學內涵及當代中國教會實踐進行觀察與反思。天主教會的禧年朝聖活動歷史悠久，自中世紀以來成為信徒經歷赦免與寬恕的民間敬禮活動。梵二會議對於旅途中的教會形象的強調，豐富和深化了朝聖之於信徒人生的神學意涵。中國不同地區的神長教友的對於禧年朝聖活動的省思，既反映出信徒的朝聖熱情和靈修主動性，也顯露出牧靈實踐中存在的挑戰，如對禧年主題缺乏充足瞭解與「打卡式」傾向。在新福傳的背景下，教會的禧年朝聖應該重視分辨時代徵兆、在共議精神中同行，幫助信徒在現代社會堅固信德、培養望德和實踐愛德。禧年朝聖不僅傳承了古老的寬赦精神，更是基督徒在具體時空處境中宣認信仰和表達信仰熱情的重要標記。

---

◆ 作者是來自國內的天主教徒，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神道學碩士學生。

**關鍵字：**2025 禧年、朝聖、新福傳、共議同行、中國教會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2025 Catholic Jubilee pilgrimage, examining it through historical context, theological significance, and contemporary practice within the Church in China. The Jubilee pilgrimage, a long-standing devotional tradition dating back to the Middle Ages, has functioned as a conduit for the faithful to experience forgiveness and reconciliation.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s emphasis on the Church as a pilgrim people has further enriched and deepened the theological meaning of pilgrimage in the life of believers. An analysis of reflections from clergy and laypeople across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reveals both the spiritual enthusiasm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faithful. However, it is also evident that there are pastoral challenges, including a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Jubilee theme and the tendency towards “check-in style” practices. Within the paradigm of the New Evangelization, Jubilee pilgrimages ought to prioritise the discernment of contemporary signs and the provision of Synodality. This approach is designed to assist the faithful in fortifying their faith, nurturing hope, and engaging in charitable practic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society. The Jubilee pilgrimage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age-old spirit of forgiveness, and it also serves as a vital expression of faith and devo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concret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rcumstances.

**Keywords:** Jubilee 2025, pilgrimage, The New Evangelization, Synodality, Church in China

## 前言

2025 禧年對「朝聖」元素的凸顯尤為鮮明，明確將「希望的朝聖者」確立為核心主題。從禧年徽標、吉祥物，到主題曲與禱文，各類標誌性元素均清晰傳遞出「朝聖」這一禧年核心標記。這直接激發了中國教友的朝聖熱情，也吸引了眾多非天主教人士的關注。禧年朝聖兼具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正如吳岳清所言：「朝聖是『聖處』與『聖時』的交叉點」。<sup>1</sup> 從時間維度看，禧年的時間範疇明確界定於開幕式與閉幕式之間，跨度長達一年，形成了具有特殊意義的「聖時」週期。從空間維度而言，朝聖地主要分為羅馬及教會指定的其他地點；對中國教友來說，禧年期間的朝聖地主要屬於後者。

近年來，不少研究者聚焦於朝聖活動研究，尤其關注人們前往朝聖地的核心動機究竟是出於旅遊觀光目的、還是源於宗教信仰需求。近來很多研究認為朝聖與旅遊二者的界線已經難以被清晰分別，最有影響力的觀點是：「如果朝聖者是半個遊客，那麼遊客也是半個朝聖者（a tourist is half a pilgrim, if a pilgrim is half a tourist）。」<sup>2</sup> 但是禧年的朝聖與一般意義上的旅遊觀光是有所不同的。正如吳岳清從宗教經驗視角分析禧年價值時強調，「每個朝聖者在朝聖過程中的

1 吳岳清，〈朝聖的神學反思〉，《神思》44 期（2000 年 2 月），頁 56。

2 Victor Turner and Edith Turner, *Image and Pilgrimage in Christian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quoted in William H. Swatos Jr., ed., *On the Road to Being There: Studies in Pilgrimage and Tourism in Late Modernity* (Leiden: Brill, 2006), Preface, p. vii.

心靈改變才是最要緊的。」<sup>3</sup>亦有教友指出朝聖還關乎向他者福傳：「在今天的境況，朝聖不只為個人信仰的提升，更是每人福傳的責任，通過支持聖地守護者去見證主耶穌的降生、施教、死亡、復活，使聖地的見證傳承下去。」<sup>4</sup>本文無意展開探討朝聖與旅遊的關係，但這種研究情況提醒我們：僅從空間維度以及個體角度關注朝聖活動是不夠的。尤其當我們討論禧年朝聖時，也應關注時間的獨特價值，即「禧年」這一特定時間維度，以及貫穿並引領整個禧年週期的核心主題。正如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在牧函《第三個千年之際》所教導的：「從天主與時間的關連上，產生聖化時間的義務。此事實際可行如下，個人可將每時，每日或每週獻給天主，舊約宗教一度如此，如今在基督教內，卻以新的方式，仍舊進行（10 號）。」這種對於時間的強調使我們注意到，禧年朝聖與一般時間的朝聖應該是有所不同的。

從時間維度來看，2025 禧年的設立可以說有兩大背景。一方面，其短時段核心背景，是全球對新冠疫情及後疫情時期創傷的回應，有相關報導稱 2025 禧年為「在疫情的痛苦後重生的標記」。<sup>5</sup>另一方面，從更長的時間維度看，2025 禧年是天主教「新福傳」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教宗方濟各推進新福傳的具體實踐，是對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以

3 吳岳清，〈朝聖的神學反思〉，《神思》44 期（2000 年 2 月），頁 58。

4 袁狄，〈朝聖：一生總要有一次〉，《公教報》，2018 年 9 月 14 日。

5 〈2025 年禧年：在疫情的痛苦後重生的標記〉，《梵蒂岡新聞網》，2022 年 2 月 12 日。<https://www.vaticannews.va/zht/pope/news/2022-02/pope-francis-motto-jubilee-2025-letter-fisichella.html>。

來教會「在現代世界傳揚福音」核心使命的回應。本文基於2025 禧年《望德不叫人蒙羞》詔書精神與中國教會的朝聖實踐案例，從新福傳視野展開三方面研究：首先，梳理禧年朝聖的歷史脈絡與神學定位，明確朝聖作為「禧年首要標記」的信仰意涵；其次，基於訪談資料呈現當代中國教會禧年朝聖的實踐現狀，剖析認知不足、牧靈缺位等困境；最後，以新福傳的外展教會和共議理念為指導，提出完善禧年朝聖活動的具體方式，旨在使朝聖作為禧年的儀式性活動，同時成為新福傳在當代教會落地的生動實踐。

## 1 朝聖：基督徒在禧年的第一個信仰標記

### 1.1 禧年與朝聖的結合

禧年，又稱「聖年」，是教會生活中極具象徵意義的時刻，既有時間和空間的維度，更具備靈修的深度。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朝聖並非一開始就是禧年的要素。就天主教禧年朝聖來說，兩者的結合源於二者神學意義的高度契合。

黃懷秋通過分析禧年的起源，指出天主教的禧年傳統源於以色列的聖年制度，這種制度的思想主題為「自由 → 釋放；回歸 → 重建」，<sup>6</sup> 在舊約後期更逐漸演變為「末世救恩的希望」；<sup>7</sup> 早期基督徒延續了這一象徵脈絡，「以喜年的意象來宣佈他們的救贖經驗」。<sup>8</sup> 比如，在路加所記載的「納匝肋宣告」中（路 4:16-30），耶穌宣告自己受派遣「報告俘

6 黃懷秋，〈窮苦人的喜年〉，《神思》44 期（2000 年 2 月），頁 5。

7 黃懷秋，〈窮苦人的喜年〉，頁 7。

8 黃懷秋，〈窮苦人的喜年〉，頁 9。

虜獲釋放，瞎子看見光明，使受壓迫者得自由」；在末世的視野中，初代基督徒度著凡物公用、力行愛德的生活，也是禧年精神的反映。

在教會早期，最重要的朝聖地是耶路撒冷，其次是聖人墓地，尤其是羅馬的聖伯多祿宗徒和聖保祿宗徒的墓地。在中世紀時期，隨著懺悔制度的發展，朝聖成為完成補贖的重要方式。「中世紀在補贖體系影響下，特別鼓勵教友到耶路撒冷、羅馬等地朝聖，也有往耶穌遺物、聖母堂甚至其他聖人教堂朝聖的。」<sup>9</sup>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教會首次慶祝了禧年，由教宗波尼法八世（Boniface VIII, 1294-1303）宣佈1300年為聖年，此後禧年逐漸制度化。在這第一次禧年的詔書中，朝聖被列為領受大赦的必要條件之一。

總而言之，猶太人禧年制度的核心精神是自由與釋放，這與基督徒以朝聖作為補贖方式以獲得罪赦的信仰意涵具有共通之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朝聖成為了禧年的重要元素。「聖經中的禧年以釋放奴隸為核心，而基督教版本的禧年則使人從罪惡中得釋放，也從必須在煉獄中面對的、因罪而來的懲罰中得釋放。」<sup>10</sup>

## 1.2 朝聖的現代意涵

自1300年天主教首次慶祝禧年至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前，教會共慶祝禧年二十五次。自梵二會議以來，教會分

9 《神學詞典》，503條，頁1004。

10 Andrea Tornielli, and Francesca Merlo, “The Origins of the Christian Jubilee”, *Vatican News*, 25 April 2024, <https://www.vaticannews.va/en/vatican-city/news/2024-04/origins-christian-jubilee-pope-saint-boniface.html>.

別於 1975、1983、2000 和 2016 年慶祝了禧年。梵二會議以來，朝聖的意涵更加豐富，與教會和本質更加緊密相連。就教會的本質而言，梵二會議文獻《教會》教義憲章（*Lumen Gentium*）明確稱教會在世上的存在狀態是一種「旅途中的教會」：「但是今世的教會，仍在距離天主甚遠的旅途中（參閱格後 5:6），好像充軍者，只有渴求天上的事物，嚮往坐於天主之右的基督，嚮往那教會生活已經和基督一同潛移於天主之內境界，直到與其淨配基督一同出現於光榮中（參閱哥 3:1-4）。」<sup>11</sup>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降生奧蹟》（*Incarnationis Misterium*）中，也稱「教會的歷史是未完成的朝聖之旅的活報導。」（《降生奧蹟》，7 號）就人生的本質而言，「從出生到死亡，每個人的條件是「行者」（*Homo Viator*）的條件。……朝聖提醒信友個人步武救主芳蹤的旅程：那是實行克苦、痛悔人性軟弱、不斷警覺自身的脆弱、準備內心的改變。藉守夜、守齋和祈禱，朝聖者在基督徒的成全的道路上邁進，因天主聖寵的支持，努力『成為成年人，達到基督圓滿年齡的程度』（弗 4:13）。」（《降生奧蹟》，7 號）在該文件中，他亦指出，基督徒在禧年有三個信仰標記：朝聖、聖門與大赦。朝聖被列為第一個標記，禧年的第二個標記「聖門」和第三個標記「大赦」也與「朝聖」也有著密切的關聯，建於朝聖神學意義的基礎之上，三重標記共同表達了基督徒對信仰的宣認與熱心。

每個禧年都有自身獨特的時代背景以及相應的特別主題，為基督徒在禧年的信仰生活指明方向。朝聖的方式不是

<sup>11</sup> 《教會》憲章，6 號。

一成不變的，如教宗所言：「朝聖一直是信友生活的主要部分，在不同時代採用不同的文化模式。」（《降生奧蹟》，7 號）2000 年禧年是基督降生後的第三個千年的起點，因此禧年主題著眼於基督的降生奧跡。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牧函《第三個千年將臨之際》中，特別引用保祿宗徒的話，強調基督之降生標誌著「時期的圓滿」，並在禧年詔書《降生奧蹟》中指出朝聖有助於基督徒的人生的滿全。2016 年禧年紀念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結束 50 周年，教宗回應梵二開幕式和閉幕式中對於仁愛與慈善的強調，以慈悲的面容為禧年主題，並在禧年詔書《慈悲面容》中指出朝聖當為悔改的動力，提醒大家需要通過奉獻與犧牲而達致慈悲。如前所述，2025 禧年的主題「希望的朝聖者」直接指向疫情帶來的痛苦，朝聖有助於朝聖者深化望德。

總之，朝聖作為基督徒在禧年善度信仰生活的第一個標記，不僅承繼了以色列聖年著重社會經濟制度層面「自由與釋放」的精神，更在基督信仰中轉化為靈魂得救的奧蹟性行動。從歷史的補贖旅程到梵二後「旅途中的教會」，朝聖的主要意涵逐漸深化為走向人生圓滿的象徵之旅。信徒在朝聖行旅中體會上主的寬恕與扶助。正如 2025 禧年主題所揭示的，朝聖不僅是一次外在的行動，更是望德的操練與生命的見證：在行走之中，信徒被召叫成為「希望的朝聖者」，在人生的旅途中見證天主。

## 2 禧年是朝聖的特殊動力

在撰寫過程中，筆者就「禧年朝聖」的實踐狀況隨機訪問了十位神父與十位教友。這十位神父分別來自於華東、華

北和西北地區，既有在城市中服務的，也有在鄉村地區服務的。十位教友分別生活在華東和東北地區，包括 5 位青年教友、3 位中年教友和 2 位老年教友。雖然這些訪談並非統計性研究，但受訪者的經驗與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呈現了當代中國教會對「禧年精神」的理解與踐行狀態。這些材料不僅反映出地方教會堂區的牧靈實況，也顯示了梵二以後禧年神學在中國語境中的在地化過程。

## 2.1 教區與堂區的組織推動

2024 年末，中國各地教會相繼舉行 2025 禧年開幕儀式，宣讀禧年詔書，並公佈當地教區的朝聖安排。北京教區發布《希望的朝聖者及和平的締造者——北京教區關於慶祝希望禧年及家庭年的安排》，倡導各堂區首先前往教區內七個指定朝聖地朝聖，於特定時期前往墓園為亡者祈禱，並「支持堂區聯誼或團體聯動，安排跨團體和跨堂區的活動，共同組織朝聖與祈禱活動。」<sup>12</sup>

上海教區沈斌主教在開幕彌撒中宣布了教區六大朝聖地，並在講道中強調：「我們是天主的朝聖者，我們生命的每一步都是向祂邁進。因著朝聖，我們悔改更新，與天主的關係更加親密；通過朝聖，我們成為天主愛德的工具，在追尋信仰、希望與救恩之時，也將希望帶給身邊的人。」<sup>13</sup> 臨

12 〈希望的朝聖者及和平的締造者——北京教區關於慶祝希望禧年及家庭年的安排〉，2024 年 12 月 27 日。<https://www.wanyouzhenyuan.cn/index.php?m=news&a=content&tm=2&id=47741>。

13 〈上海教區舉行 2025 禧年開幕彌撒開啟教區聖年〉，2024 年 12 月 24 日。<http://catholicsh.org/NewListIn.aspx?InfosID=16246&InfoCategoryID=18>。

汾教區則規定每月 10 日為禧年教友朝聖日，劉根林主教在開幕彌撒講道中指出：「在此禧年，但願每一位希望的朝聖者，能夠在走向天主的旅程中，尋獲希望，並在希望中走出陰霾，邁向未來的永恆。」<sup>14</sup>

在教區的倡議下，各堂區積極組織朝聖活動。受訪的神父和教友普遍指出，無論對於堂區還是對於個人，朝聖都是 2025 禧年最重要的慶祝形式。在華東地區某城區教堂服務的 N 神父表示：「堂區在禧年一開始，就在彌撒中向教友宣布了集體朝聖的計劃，堂委會也第一時間在教堂門口的公告欄張貼教區禧年朝聖地圖，鼓勵大家積極前往朝聖。」

教區與堂區對朝聖的倡議，既是對教宗禧年詔書的具體回應，也是信友心靈渴望的自然流露。這種行動並非偶然，而是在特殊的時代處境中被重新喚醒的信仰實踐。正如教宗方濟各指出的，本次禧年的籌備正是從疫情的陰霾中展開的。教宗於 2022 年致菲西凱拉總主教的信函中寫道：

在過去的兩年中，沒有一個國家不被突如其來的疫情所震撼，除了親手觸摸到在孤獨中死亡的悲劇、生存的不確定和不穩定，疫情也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作為基督徒，我們與兄弟姐妹一起經歷了相同的痛苦和限制。我們的聖堂處於關閉狀態，就如學校、工廠、辦公室、商店和娛樂場所那樣。我們眾人都看到一些自由受到限制，除了痛苦外，疫情有時在我們心中也引起疑慮、恐

14 〈山西：臨汾教區開啟禧年朝聖日活動〉，《信德網》，2025 年 1 月 13 日。<https://xinde.org/show/56143>。

懼和迷惘。<sup>15</sup>

如果提取兩個關鍵詞，那就是「不確定」和「限制」。因此，教宗指出，

我們必須讓希望的火炬持續燃燒，並盡一切努力確保每個人重新獲得力量和確定性，以開放的心態、滿懷信心和遠見展望未來。即將到來的禧年將大大有助於恢復希望和信賴的氛圍，這是眾人都感到迫切需要重生的標記。<sup>16</sup>

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下，中國各地教區以組織朝聖、設立朝聖日、推動堂區共融等具體舉措，回應了教宗「讓希望的火炬持續燃燒」的呼籲，使禧年的普世精神在本地教會生活中得到可見的體現。

## 2.2 信友的熱情與靈修主動性

堂區教友普遍展現出高度的朝聖熱情與靈修主動性。接受筆者訪問的多位神父指出，朝聖不僅被視為獲取「禧年特恩」的途徑，更成為信友在疫情後重新尋回確定性與心靈自由的重要方式。在華東某城區教堂服務的 H 神父指出：「教友們對待禧年的特點，首先是很高興，因為很難得。其次是積極參與本堂組織的禧年講座和朝聖活動，也有教友自行朝拜教區指定的聖堂，為得恩寵，並增加信德。」在華東某郊

15 教宗方濟各，〈教宗方濟各就「2025 禧年」致函菲西凱拉總主教〉，梵蒂岡禧年 2025 網頁，2022 年 2 月 11 日。 <https://www.iubilaeum2025.va/zh/giubileo-2025/lettera-di-papa-francesco.html>。

16 同上。

區教堂服務的 Z 神父則介紹說：「本堂區從 4 月份開始每月組織一次朝聖……在朝聖中燃起希望，在希望中收穫信仰。」他進一步提到，一些教友在家庭困境或個人試煉中「每個月一定要出去朝聖……在每一次朝聖中作心靈的調整，卸下沈重的包袱，不失望，不絕望。」在西北某城區教堂服務的 Y 神父也觀察到：「『渴望性』突出……教友對『與主相遇、與弟兄姐妹共融』的實體朝聖需求強烈……尤其中老年教友將禧年朝聖視為『靈修里程碑』。」而在華北某城區教堂服務的楊神父更直言：「在禧年內，教友朝聖積極踴躍，幾乎都是他們問我：神父咱們去哪兒？然後就組織去，這一年去好幾處朝聖。」

除神職人員外，教友的發言亦印證了這種朝聖熱情。一位上海青年教友認為：「禧年的朝聖肯定和平時的朝聖不一樣……今年的禧年主題就是朝聖，可能更會激起大家的朝聖願望。」另一位上海青年教友則表示：「今年教會各個教區組織朝聖次數和地點變多了……感悟最多的是希望的朝聖者和信仰的傳承吧。因為對天主的信賴而滿懷希望。」還有一位遼寧教友表示：「禧年讓我們青年教友有更多機會聚一聚，一起參與彌撒，一起去其他教堂朝聖祈禱，使我們在信仰上有更多熱情。」可見，2025 禧年朝聖活動的熱度與信徒靈修意識同步提升，朝聖已成為信徒主動尋求靈性更新的重要途徑。

## 2.3 認知不足與牧靈挑戰

朝聖活動的火熱與對禧年精神的認知不足存在落差。受訪的多位神長教友表示，儘管堂區禧年開幕式非常正式隆

重，教堂內也有很多禧年相關元素的佈置，但是禧年的核心精神落實得並不是很好。上海一位堂區慕道班老師提及，「禧年的意義一般在開始禧年的時候會講，之後就沒了」，一位山西年輕教友也坦言參與朝聖去了多處教堂，卻不清楚「為甚麼跨聖門、聖門有甚麼意義」，另一位年輕教友說「堂區雖然在一開始宣讀了禧年詔書，但是後面沒有對詔書進行具體闡釋，我也覺得聽過就過了」，還有一位年輕教友說「當被問到禧年的內容，甚至需通過網絡或 AI 系統獲取相關解釋」。Z 神父、L 教友均提到，禧年初期各堂神父僅會對禧年做簡單介紹，深入瞭解需依賴個人，堂區層面缺乏持續、系統的知識深化與信仰培育；Y 神父指出堂區對年輕教友引導不足，部分青年因覺得朝聖「老舊」或時間衝突未參與，且曾存在「打卡式」朝聖情況。上海一位青年教友則警惕「不要把朝聖做成旅遊」，這些都反映出堂區在牧靈講授與信仰培育上的欠缺：既未充分鋪墊朝聖核心內涵（如跨聖門意義），也未針對不同群體（如青年）設計貼合的培育方式，更缺乏對朝聖前後的有效引導，進而導致部分朝聖活動出現「旅遊打卡」的傾向，難以實現「讓朝聖成為『向內的悔改』而非『向外的行走』」的轉向，不利於教友將朝聖中的感動轉化為日常信仰實踐，也削弱了禧年朝聖深化信仰生命的本質價值。此外，亦有神父和教友對 2025 禧年的元素提出批評。有一位服務於華北地區的神父表示，禧年吉祥物有「譁眾取寵」的風險，會導致「教友跟風，不深究禧年精神」。

訪談中亦透露出牧靈與社會處境之間的張力。有一位在教區機構工作的教友直言：「工作和堂區事務太多，沒有時間出去朝聖。」另一位剛剛進入職場的年輕教友則提及，「現

在個人壓力太大，喜樂的成本有點高」，這顯示信徒在現代社會中難以長期維持朝聖時的靈修心境。在工作、學業、社交和經濟等各種各樣的外在壓力下，禧年的各種元素並未能帶來實質性的感觸。這提醒我們，禧年朝聖的意義不應停留於一次性的宗教經驗。正如 Y 神父所強調的，外出朝聖過後終究要回歸日常，牧靈工作更需回應這種「回歸」。因此，Y 神父建議，應該讓禧年的旋律與禱文真正成為支撐日常信仰生活的力量，從而緩解牧靈與社會處境之間的張力，讓禧年意義扎根於現實生活而非止於短暫的儀式體驗。

### 3 新福傳視野下的禧年朝聖反思

在前兩節中，我們梳理了朝聖在禧年中的歷史與神學地位，並呈現了 2025 禧年在中國教會的部分實踐狀況。可以看到，朝聖既是禧年的核心標記，也是信徒靈修與信德更新的重要動力。然而，訪談資料顯示，當代信徒在參與朝聖時面臨知識、牧靈引導與社會生活壓力等多重挑戰，部分朝聖活動甚至出現「打卡」傾向。這種現象呼喚更深層的神學與牧靈反思。儘管每個禧年都有特別的主題，但是在神學上亦有著一致性。一方面，自 1300 年教會首次慶祝禧年以來，「寬容與解放」始終是歷次禧年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由於相鄰的禧年在歷史與時代處境上彼此銜接，其主題亦呈現出連續性的發展脈絡。總觀梵二大公會議以後的諸次禧年，可以發現它們皆以「新福傳」為共同背景。<sup>17</sup>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

17 值得注意的是，2025 禧年籌備的主導機構是「聖座促進新福傳委員會」。作為教廷最年輕的部會之一，該委員會自成立之初即與朝聖事業緊密相連。根據《隨時隨地傳播福音》（*Ubicumque et*

在牧函中曾說：「在面向兩千年重大事件旅程上，加入梵二大公會議後開始的一系列的主教會議：普世性的、洲際性的、國際性的、區域性或教區性的主教會議。主要討論的主題都是福音的傳播，或是新福傳。」（《第叁個千年將臨之際》，21 號）關於新福傳概念的發展歷程，任安道神父進行了簡明扼要的總結：

新福傳這個概念，是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明確提出的，其原始的根基是教宗保祿六世的《在新世界中傳播福音》勸諭。後來教宗本篤十六世成立了宗座新福傳委員會，以推動和督導新福傳，並召開了以新福傳為主題的世界主教會議。教宗方濟各上任後，經過修改和補充此次世界主教會議所確定的文獻，頒布了《福音的喜樂》勸諭，使新福傳從此有了權威而系統的神學基礎和實施方案。概括地說，近代教宗們把新福傳看作是革新當代教會，使教會更能活出其存有之本質的動力、方向和方法。<sup>18</sup>

---

*Semper*, 2010) 手諭，教宗本篤十六世設立此委員會，其核心使命在於推動有關新福傳的神學反思，並尋求在當代社會中實現福傳使命的具體形式與工具。教宗方濟各當選後，該委員會更進一步承接了他在《福音的喜樂》（*Evangelii Gaudium*, 2013）宗座勸諭中提出的新福傳思想。在成立後的十年間，其職權亦逐步擴展：2013 年被授予要理教學的監督職責，2017 年更藉由《教會朝聖地》（*Sanctuarium in Ecclesia*）手諭，正式獲得管理全球朝聖地的權限。參看：《聖座促進新福傳委員會：最年輕的部會》，梵蒂岡新聞網，2021 年 10 月 1 日，<https://www.vaticannews.va/zht/vatican-city/news/2021-10/pontifical-council-new-evangelization-vatican-fisichella.html>。

18 任安道，《新福傳的理念與實踐》（臺北：光啟文化事業，2017），頁 13。

綜上所述，「新福傳」自梵二大公會議以來，是教會的核心議題，經歷代教宗推動與發展，逐步發展為指引當代教會革新、明確福傳方向、規範實踐路徑的核心指導典範。

### 3.1 「外展」的教會與行走的信仰

新福傳彰顯出一種整合的典範，要求教會團體「把傳教與牧靈使命整合起來」。<sup>19</sup>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朝聖具有傳教性。「有許多隱修士藉徒步朝聖，實際地做了福傳工作。其中本篤會的隱修士們在額我略教宗的派遣下，到英國成功建立教會；還有另一位本篤會士聖波尼法爵（Saint Boniface）自感被召，向不認識基督的日爾曼人傳教，成為『日爾曼的使徒』」。<sup>20</sup> 朝聖作為基督徒善度禧年的第一個標記，象徵著教會正在旅途中，人生是行者的朝聖路，正如2025年禧年吉祥物所體現的那樣：教會並非靜止的一套制度，而是不斷行走、不斷更新自己的朝聖者。

教宗方濟各在《福音的喜樂》（*Evangelii Gaudium*）中對這一「行走」的意象進行了進一步深化，更加具體地指明實踐方向：將「旅途中的教會」描述為「外展的教會」（a Church which goes forth）。外展的教會最基本的精神就是打破封閉，在旅途中不能只向內定睛於自己。「一個『外展』的教會必大開門庭，自己走出去，為接觸他人，甚至去到邊區，此舉並不意味著毫無目的地走進世界、倉促行事。」（《福音的喜樂》，46號）在參與朝聖活動時，堂區和信友應該懷著「走出自己」的心態，做一個關顧他人的福傳性

19 任安道，《新福傳的理念與實踐》，頁134。

20 任安道，《新福傳的理念與實踐》，頁72。

的朝聖者。個體在朝聖旅途中的靈性提升，與他人是分不開的；或者說，福傳的意義是在指向他者的同時也指向自己。正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降生奧蹟》中揭示的：「在屬靈的領域，人也不是單為自己生活。健全關心一個人靈魂的得救，是只有在關心別人的得救時，才能免除恐懼和自私（10 號）。」朝聖作為一種民間敬禮形式，重點是與他者「關係」的加深及拓展。「敬禮的真模式並非在乎模糊的精神能量或權力，卻意味著個人與天主、基督、瑪利亞及聖人們的關係。」（《福音的喜樂》，90 號）只有重視自我和他者的關係，才能避免自我中心主義。

走出自己，關顧他人，意味著應該在朝聖的旅途中和身邊每一個人分享福音，既包括身邊的基督徒也包括非基督徒。正如教宗方濟各所呼籲的：「今天，教會正在嘗試對傳教的更新作深層的體驗，有一種宣講是每個人日常的職責，就是把福音帶給我們遇到的人，不論是近人或完全陌生的人。這是在我們與人閒話家常時的非正式宣講，這可參考傳教士拜訪家庭所作的功夫。作為門徒，就是要時刻準備好把耶穌的愛帶給他人，這會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發生：在大街、在廣場、在工作期間、在旅行中。」（《福音的喜樂》，127 號）因此，無論是計劃個人前往某處朝聖，還是參與堂區的朝聖活動，都應該關注身邊的人，讓朝聖成為一個分享與見證的旅程。教宗方濟各在勸諭中指出：「當某個青年前往朝聖，祈求聖母幫助，並邀請朋友或同伴一同上路，那麼這個簡單的舉動已經是寶貴的傳教行動了。」（《生活的基督》，239 號）這樣可以避免朝聖成為只是到某個某個教堂參觀遊覽，因為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分享，會留下耶穌同行

的共同記憶，可以豐富朝聖意義的厚度。可見在新福傳的視野下，一項好的朝聖活動既應該可以提升信友自己的心靈，同時也是向他人的見證。

### 3.2 共議的教會同行朝聖路

新福傳視野下的教會旅途是一條具備共議精神的朝聖路。教宗方濟各明言：「天主期望教會在第三個千年要走的，正是這條共議精神之路。」<sup>21</sup> 朝聖活動正是表現教會共議性質的一項習俗：「教會也是與基督同行的天主子民，每個人都蒙召成為懷著望德的朝聖者。傳統的朝聖習俗就是這一點的表現。民間的熱心敬禮，正是傳教的共議性的教會的一個『地方』。」<sup>22</sup> 並呼籲所有教友應該積極主動地參與教會敬禮：「在教會中沒有人只是單向地接受培育：每個人都是活躍的個體，可以與人分享自己所擁有的東西。民間敬禮也是教會的珍貴寶藏，教導旅途中的全體天主子民。」（《最終文件》，144 號）

共議精神蘊含著一種持續性。「為主的傳教使徒，並非一勞永逸的事，需要不斷的悔改，在愛內不斷成長。」（《最終文件》，142 號）作為一項敬禮活動，朝聖不是一次性的旅遊觀光行為，朝聖前的悉心策劃和朝聖後的全面省思亦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前文引述的多位神長教友的反思揭示出一個現實：神父與教友之間需要更多有效溝通。當許多教

---

21 教宗方濟各，〈世界主教代表會議成立 50 週年紀念的致詞〉，2015 年 10 月 17 日。

22 教宗方濟各，《第十六屆世界主教代表會議常務大會〈最終檔〉》，115 號。後文簡稱「《最終文件》」。

友有深入瞭解禧年主題的需求時，如神長與教友之間能展開充分溝通，能夠令教會找到恰當方式回應這一心願，進而共同深化對禧年主題的認知，讓朝聖之旅更具意義。「如果司鐸執事和平信徒定期聚會，來發掘能讓宣講更具吸引力的資源，這有多好！」（《福音的喜樂》，159 號）在西北服務的 Y 神父基於堂區多次朝聖經驗給出如下建議：

朝聖前「備心」：提前通過祈禱、讀經（如禧年相關教宗文告）明確「為何去」，帶著「放下自我、聆聽天主」的態度出發，而非單純「換個地方祈禱」；

朝聖中「留心」：在朝聖地的靜默、禮儀、與陌生人的相遇中，主動體會「天主的臨在」——比如在懺悔時不迴避罪、在服務他人時放下「優越感」，讓每一個行動都呼應「禧年的慈悲與和好」；

朝聖後「踐行」：將朝聖的感動轉化為日常信仰生活，比如把「寬恕」落實到與家人的相處中，把「共融」延伸到堂區服務裡，避免「朝聖結束，靈修歸零」。

如此，方能使禧年的「行走信仰」不局限於一次性的長途旅程，而使朝聖中收穫的望德種子在日常生活中不斷發芽，結出新福傳的豐碩果實。教宗在禧年詔書中特別提到了網絡時代的速食性：「生活在這個網際網路的時代，也沒有甚麼忍耐可言，因為空間和時間都屈服於無處不在的『現在』。」（《望德不叫人蒙羞》，4 號）這更提醒我們，在共議精神的指引下，組織朝聖應多一份耐心、多一場討論、多一點創新，而非僅憑慣常經驗應付，也不只是匆匆忙忙完成一次朝聖，唯有如此，才能讓教會的朝聖之路真正契合新福傳的使命與呼召。

### 3.3 朝聖路上行愛德

朝聖作為基督徒善度禧年的第一個標記，是堂區最重要的慶祝禧年的活動方式，也是最容易流於形式的一個慶祝方式。基於這種情況，在華東地區服務的 Z 神父提出四點建議：

1. 不單單去教堂朝聖，還可以走出去行善功，慰問關愛孤寡老人、病人等。
2. 組織熱心教友成立臨終關愛團體小組。
3. 組織朝拜聖體，與主相遇。
4. 關愛冷淡不進教堂的教友，定時拜訪。

神父的建議指出禧年朝聖與愛德行動需要相互配合。回顧中國各地教會的 2025 禧年開幕儀式，可以看到愛德行動也是中國各地主教們關注和提倡的內容。如上海教區沈斌主教在禧年開幕彌撒中「勉勵全體神長教友行動起來，藉著天主聖言給予我們的力量重燃心中的希望之火，並將希望化作具體的行動傳遞出去，成為締造和平的人，成為滿懷生命熱忱的人，為困境中的兄弟姊妹、貧病患難者、青年人、流離失所者、孤獨無依的年邁者帶去希望，作為顯示希望的標記。」<sup>23</sup> 貴州教區肖澤江主教在講道中強調：「首先每個人要對生活、家庭、未來懷有希望；其次要關注哪些是被人忽略、歧視、排斥的領域，那裡通常是邊緣人士，如麻瘋病人、貧困者、特殊病患，還有我們封閉的內心。最後，我們該如

---

23 上海教區，〈上海教區舉行 2025 禧年開幕彌撒開啟教區聖年〉，2024 年 12 月 31 日，<https://www.chinacatholic.cn/ccic/report/2412/0436-1.htm>。

何行動？那就是基督徒的善工之旅，無論神哀矜還是形哀矜，都是傳遞希望的途徑。」<sup>24</sup> 廈門教區發布的《教區禧年牧靈指引》亦「鼓勵各堂區，按照堂區實際積極促進愛德、做慈善事工或哀矜善工、開展社會服務，對堂區孤、寡、病、弱、老、殘、幼、無人關心者、及有心理障礙者，給與基督愛的關懷、踐行神、行哀矜善工。」<sup>25</sup>

在禧年的歷史中，關懷窮人是禧年最重要內容之一。如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在禧年詔書中強調：「天主慈悲在今日特別需要的標記，是『愛德』的標記，它使我們對窮人和被排斥的人的需要睜開眼睛。」（《降生奧蹟》，12 號）而教宗方濟各的慈悲禧年詔書更是把愛德行動的重要性更鮮明地彰顯出來，他曾在詔書中呼籲：「我熱切渴望，基督子民能在這禧年，思索慈悲的神形哀矜善工。」（《慈悲面容》，15 號）而他在新一份禧年詔書中再度確認慈悲與愛德的地位：「2025 聖年與之前的禧年慶典活動一脈相承。……我們即將踏上一段以重大事件為標誌的朝聖之旅，在這旅程中，天主的恩典會走在祂子民的前方，並陪伴祂的子民，使他們在信德中堅定前行，在愛德中積極進取，在望德中堅定不移。」（《望德不叫人蒙羞》，6 號）

24 貴州教區，〈開啟 2025 禧年舉行隆重感恩祭〉，2024 年 12 月 30 日，<https://xinde.org/show/56081>。

25 廈門教區，〈天主教廈門教區「2025 希望的朝聖者」禧年牧靈規劃〉，2024 年 12 月 24 日，<https://xinde.org/show/56045>。